

#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科学化大众化的时代表达

刘卫东

**摘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比较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为学术界分析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困境和未来走向衰亡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这种理论深受马克思世界市场、世界历史思想和列宁对金融资本掠夺本性深刻批判的国家“依附关系”理论影响。本文以沃勒斯坦“世界体系”为语境,阐述了“世界体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关系,着重分析了当代中国在全方位融入“世界体系”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区别于西方国家和任何其他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新的历史贡献。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完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思想体系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在上述国内外大背景下,审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体系建设的时代召唤,需要以多元视角,跨学科语境和系统的方法,从多层次社会文化体系方面给予理论创新。最后,重点阐述了当代中国政治精英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科学体系建设科学化大众化的新发展和新贡献。

**关键词:** 世界体系;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 科学化大众化; 时代表达

**中图分类号:** A811.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16)03-0138-10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6.03.031

2014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曾就世界发展趋势问题指出:“如果我们  
对世界大势认识不清,甚至茫然无知,就难以把握时代的脉搏,我们的事业就难以有新的开拓。”  
可见,党中央对在纵观全球大势,洞察世界大局,胸怀国际关系全局的战略视野中做好中国事情是  
极为重视的。构建科学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体系,创新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大众化实  
践,也要立足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全球视野和战略文化的整体布局。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是马克思  
主义完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思想体系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  
景下,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决胜期,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研究,应遵循其自身与时  
俱进的理论品质,密切关注国内外两个大局,关注“世界体系”和世界历史语境下的人类未来发  
展趋势,关注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现实问题,以长时段历史发展和多元化国际文化视角,给予科学系  
统的观照。

## 一、“世界体系”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实践

### (一)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与马克思列宁的历史贡献

1974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出版了多卷本《现代世界体系》,它标志着世  
界体系理论的创立。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最大特点是以“世界体系”为逻辑起点和基本分析单

**作者简介:** 刘卫东,政治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87)

位，包括世界经济、世界政治和世界文明三个基本层次。在他的《现代世界体系》中，集中讨论了三个主题，即世界体系的形成、运作及基本趋向。

沃勒斯坦认为，人类历史虽然包含着各个不同的部落、种族、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历史，但这些历史从来不是孤立地发展的，总是相互联系并形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超然于世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沃勒斯坦常常用“世界体系”代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他强调的世界体系包括核心地区、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半边缘指的是处于上等阶层与下等阶层之间的中等阶层。半边缘地区作为核心与边缘地区的中间纽带，维系着现代世界体系的稳定<sup>[1]</sup>。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世界市场分工理论，对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马克思在其著作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世界体系”这一概念，但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重要文献中关于“世界历史”和“世界市场”的观点，清晰地反映了世界体系思想。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对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国内导致了农村从属于城市，其世界市场的扩张则带来了一些国家从属于另一些国家的结果<sup>[1]</sup>。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sup>[2]</sup>(P32-33)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促成了国家之间的从属关系，它不仅在国内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农村受到城市的统治与支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使未开化的国家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sup>[3]</sup>(P276)。

可见，不仅马克思的世界体系思想已经存在从属关系的观念中，而且对后来一系列社会发展理论也有着很多启发。马克思生活于以自由竞争为运作逻辑的资本主义时代，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就注意到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日益形成的主导地位，金融资本的统治标志着资本主义达到其最高阶段。“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sup>[4]</sup>(P624)

金融资本主导下的帝国主义依靠垄断地位和资本输出，使世界各国完全处于多种形式的依附状态。列宁指出，“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sup>[4]</sup>(P648) 列宁在世界体系内划分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附属国的反抗与资本主义的世界危机。他对金融资本掠夺本性的深刻批判，揭示出20世纪以帝国主义为本质特征的“世界体系”中国家之间的依附关系。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全球性扩张建立的世界市场和对世界历史的论述，列宁对金融资本掠夺本性的深刻批判及其国家之间依附关系的阐述，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中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中的“普遍交往”理论

以世界性普遍交往为基本内涵的“世界历史”概念，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是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学说始终贯穿于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阐述之中，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内涵。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首先来源于黑格尔的哲学方法论。从语义学角度分析，“世界历史”原本是在历史学研究中使用的，它特指与专门史、断代史相对应的有关人类文明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而黑格尔则从历史辩证法的高度揭示了人类整个文明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在“双元革命”的

影响下,黑格尔对英、法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经济政治地位快速上升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从哲学思辨的角度提出了超越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解释。对此,马克思赞叹道:“如果人们要像黑格尔那样第一次为全部历史和现代世界创造一个全面的结构,那么没有广泛的实证知识,没有对经验历史的探究,没有巨大的精力和远见,是不可能的。”<sup>[5](P190)</sup>

马克思深受黑格尔的影响,在早年对近现代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研究中,“世界历史”是其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重复黑格尔。在批判、继承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对1500年以来尤其是19世纪上半叶全球化事实与性状的深入考察,对‘世界历史’进行了革命性阐释和全新的运用。”<sup>[6](P92)</sup>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研究与黑格尔的主要区别在于,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产生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直接产物,其重要根源在于资本的无限制扩张本性,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增值欲望,是资本永远处于不断膨胀和扩张的内在动力。因此,对外贸易、资本输出和世界市场,是推动世界历史形成的前提条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后果。马克思从发展的事实出发,考察了1500年以来,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各国民族之间相互交往越来越频繁,相互影响越来越广泛的“事实及其历史过程”,提出了“世界历史”问题。而黑格尔把“绝对精神”当作世界的本源,认为推动人类文明历史的动力只能是“绝对精神”,这就颠倒了“社会存在与意识思维”的关系,滑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最终的结论必然是“世界历史”成为虚拟中的“绝对精神”史。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产生于150年前,但是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中,仍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从早期的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发展到今日国际垄断,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矛盾以及本质没有改变,马克思所深刻分析的世界主要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全球性扩张建立的世界市场和对世界历史的论述,以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依附关系没有根本改变,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仍然以跨国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为基本特征。所有这些基本矛盾、基本问题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仍然具有当代价值。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大现实意义在于,他通过分析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和东印度航线的开通,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阐述了各国民族从“地方性联系”走向世界性“普遍联系”的交往过程,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理论。

首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研究揭示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由资本主义贸易、资本输出和世界市场构成的世界历史,包含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要素,它夹裹着、冲击着一切民族国家原始、封闭状态的社会分工,用世界性普遍联系解构了其原有的生产关系,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变革。

其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研究,还揭示了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社会发展现象。“世界性普遍交往”的产生与发展,是由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决定的,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变革方式,并促使新兴生产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特点。这在当前新媒体快速变革的现实社会很有意义。

再次,“世界性普遍交往”是促使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和发展的根本性力量之一,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世界性普遍交往”理论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凸显出其对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重大理论价值。

第四,“世界性普遍交往”是以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为基础的,在各国普遍交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摩擦、冲突,并带来不可逆转的社会变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世界性普遍交往”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前提条件。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的社会发展理论语境下,“世界性普遍交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第五，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及其“世界性普遍交往”理论，是现代传播学研究重要的理论源泉，也是传播学奠基者重要的思想来源。同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研究及其“世界性普遍交往”理论，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重要的思想根源，具有突出的现实指导意义。

### （三）“世界体系”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实践

中国学者韦定广从世界体系角度，审视了近现代以来，中国富民强国之路与世界体系的关系。他指出，近代中国作为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与西方列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明落差”，并进而陷于现代文明发展困境；而能否有效突破外部制约的关键，在于能否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他回顾了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百余年间，中国人曾探索过的现代化道路，首先是洋务派以及康有为、梁启超们，试图在封建制度框架内学习、引进现代文明；其次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企图在中国实行法国或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最后是中国共产党人‘以俄为师’，全面引进‘苏联模式’，目的是使中国走向独立自主、富民强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他指出，“这三条道路都曾经对中国的现代化有所贡献。特别是第三条道路即‘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短短十几年间，不但有效维护了国家的和平与领土完整，使中华民族经历鸦片战争后近百年的屈辱与伤痛后，在国际上重新获得了尊重与尊严，而且迅速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但是，这三条道路最后又都面临着困境与危机。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涉及如何处理与现代世界体系的关系问题。”<sup>[7]</sup>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当代中国步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征程的快车道，中国共产党做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新贡献。在全面融入“世界体系”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区别于西方国家和任何其他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相统一的必然，是与植根于中国大地的民族复兴梦想相统一的历史必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不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在人类政治文明历史中，也创造了有别于其他任何民族国家的制度文明。这种制度文明在“世界体系”中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探索，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引起国际政治和世界发展理论学界的广泛关注。

按照世界体系理论的逻辑，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是自身融入世界体系，与其他世界体系行为主体相互互动的结果。当代中国通过自身国际角色的清晰定位和国家战略的自觉调整，积极与世界体系协调互动，使中国高度融入世界体系，中国的事情离不开国际环境的大背景，国际事务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特别是“中国与世界体系存在着特殊的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彼此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微妙作用和影响。当前，中国正在以世界体系的视角去思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世界体系的转型与重构也因中国的发展而呈现出新的特质与亮色。”<sup>[8]</sup>

马克思当年在论述中国与世界体系关系时，曾经预言中国的未来发展。他说，“如果中国今后将开放，……中国将开始大批向外移民，仅仅这一点就会在整个美洲、澳洲和印度的生产条件方面引起革命。”<sup>[9](P456)</sup>有学者统计，“从1852年起，马克思给《纽约先驱论坛报》写了大量文章，其中有15篇是关于中国的。马克思借助黑格尔的‘两极相连’规律预言说：如果世界历史的一极是西方，那么另一极便是中国，西方世界和人类世界未来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中国的命运。”<sup>[10]</sup>

马克思预言，如果中国能够通过革命实现复兴，那么，未来的中国就会重新恢复大陆贸易，并使大陆贸易与海洋贸易结合起来。今天，当我们正在实践“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时候，理应想起马克思这些伟大的预言<sup>[10]</sup>。

当代中国不仅是当今世界体系的参与者，也是当代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改革者。首先，中国为

二战以后国际秩序重建和《联合国宪章》的通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5年,中国作为发起国之一,参与组建了联合国,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sup>[11]</sup>。其次,中国是当代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的外交政策与《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坚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用实际行动维护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当代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第三,中国也是当代国际秩序的改革者。面对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的潮流,国际秩序也需要与时俱进。中国倡导改革完善国际秩序,主张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世界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sup>[11]</sup>。立足上述民族大业伟大复兴和国际关系新格局,加强国内外新媒体环境下新闻舆论话语权力,自然成为中国当下最为重要的国家传播战略。

总之,在世界体系中全面观照“一带一路”战略布局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当代表达的核心理念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民合作共赢,以及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发展,营造良好的国内外舆论环境。它可以分为国内和国外两大媒体舆论圈的工作。对内坚持“媒体姓党”的基本原则,凝神聚力,做好中国事情;对外加强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媒体舆论话语权力建设,为适应“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认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 二、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科学内涵与大众化追求

在上述国内外背景下,反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建设,需要我们以多元化视角,跨学科语境和系统的方法,从多层次社会文化体系方面给予理论创新,这首先关系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科学内涵问题。

### (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科学内涵

1.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尊重“辩证逻辑”普遍法则。在对新闻与传播研究概念的界定上,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不仅承认“形式逻辑”的推理规则,更重视研究和思考“辩证逻辑”的普遍法则。可以说,是否承认人类新闻与传播活动在本质上具有的“辩证逻辑”法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与非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主要区别。

“形式逻辑”的推理规则也叫定义规则,它是对新闻传播本体理论的研究与探索,其目的是划定新闻传播学学科边界,尊重新闻传播一般规律和学科自身的专业主义特征。通过界定新闻现象与新闻活动的基本属性,揭示其固有的功能。比如,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承认新闻传播的一般规律,将新闻定义为“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作为“形式逻辑”定义规则,这个定义将新闻与信息、宣传、知识、舆论等相关概念区隔开来,体现了“存在决定意识,事实产生新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命题。

“辩证逻辑”的普遍法则,则是将新闻传播行为和新闻事业放到与社会其他事物相联系的广阔视野中,考察新闻现象与新闻活动复杂的派生属性。例如,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倡导的“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新闻事业是统治阶级的舆论机器”等观点,则揭示了新闻事业与人类社会的某一领域发生关系时派生出的新属性、新功能,它体现了“关系决定属性”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分析视角。从客观现实角度看,世间万事万物都不会孤立存在,都与其周边事物存在各种各样联系。这不仅是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普遍法则,也是“世界历史”和“世界体系”理论立论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辩证逻辑”普遍法则主要包括:新闻传播现象的经济属性、政治属性、社会属性、舆论属性和文化属性等多元特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指导新闻传播实

践，创造了不同于西方新闻传播工作的独特体系和机制。主要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机制，准确全面报道的专业平衡机制，新闻舆论监督的社会净化机制，媒体引领健康时尚的示范机制，干预社会生活的软性治理机制，针砭时弊、伸张正义的“公平”机制，追求社会进步和积极传播效果的反馈机制，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纠错机制，以及唯真求实的科学精神，团结鼓劲的进取精神，追求人类彻底解放与进步的全球传播新理念等。

2.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尊崇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科学内涵还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分析。一是基础层面，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对新闻传播理论建设的思想价值和指导原则；二是中间层面，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与文化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对新闻传播一般规律的探索和新闻科学的认知与追求；三是高级层面，作为政治组织和阶级的意识形态体系，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执政过程中，对思想观念、上层建筑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

三种表现层面是有机的整体，相互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在人类社会信息交流领域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精神交往思想的论述，揭示了信息交流规律及其对人的解放、人的精神价值提升及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与文化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学术研究的文本符号系统，其首要标志是对科学性的追求，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人文社会科学首先是一种探索真理的认识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允许有争论，允许有错误，因为它是一个努力排除非科学因素干扰的既可证实，也可证伪的科学研究过程。作为意识形态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对执政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思想道德建设，先进文化建设，社会舆论引导能力，巩固社会主流意识的主导地位，保持执政党先进性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强有力的指导作用和强化功能。

从方法论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体系建设的三个基本层次，可以呈现三种既有不同特点而又相互关联的研究视角。

首先，在基础层面，作为价值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是内化并积淀在普通百姓心理和生存状态之中，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从中可以感到它具有蕴含“民间生存的立场和特征”。同样，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也在新闻实践领域具有相当的“民间基础”。

其次，在中间层面，作为文本符号系统，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体系和文化现象，是知识分子进行学术探索和研究的对象，它具有蕴含“知识分子的学术立场和特征”。同样，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具有独特的学术批评价值和科学理性特征。

最后，在高级层面，作为意识形态体系，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国家上层建筑与思想观念，作为执政党和国家机器的控制者，它彰显了其蕴含的“统治阶级的官方政治立场”。同样，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是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新闻传播事业的指导原则，在思想战线和意识形态领域具有指导作用，居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中心地位。

上述三种立场可以概括如下：从宏观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是与百姓生存状态息息相关的民间的人文话语方式存在的；从中观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作为学术研究，在文本解读、理论提升、流派分析、规律把握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创造性表现，是以知识分子学术话语方式存在的；从微观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是以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阶级统治的思想观念和上层建筑，是以政党组织和阶级意志的政治话语方式存在的。这三种立场或话语方式分别呈现了社会大众的民间性、知识分子的学术性和政党组织的行政性特征，由此形成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体系基本架构。

##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大众化追求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上述三种话语方式的视域融合，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大众化

方面加强自身建设。

“政治与行政话语方式”是以政治语用学的视域诠释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思想的。即通过一定的政治语境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思想。“知识分子话语方式”以文本研究和社会——文化批判为基本特征,通过文本解释学的视域诠释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思想,同时重视与其他思潮流派的比较研究。它既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学术专业研究意识,也表现了他们的文化批判精神。但其不足在于,容易停留在理性层面,为“知识”话语阶层所独有,难以达到社会普及。与上述两种研究方式相比,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大众化追求,需要通过人民群众的视角,尤其是社会下层、底层大众自己的表达方式,诠释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大众化追求包括基本原则和实现路径两方面内容。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大众化历史进程可以发现,其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核心与灵魂。从马克思的人民报刊思想,到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人民大众主体意识;从毛泽东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到邓小平“报纸要更结合实际,更切合群众需要,更通俗活泼”;从刘少奇“要把人民的要求、困难、呼声、趋势、动态,真实地,全面地,不是拉杂地而是精彩地反映出来”,到胡锦涛“为群众排忧解难多办实事好事,就是最直接、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些论述表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主力军和主人翁地位,把人民群众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是坚持走近群众,融入生活,深入实际,不尚空谈。走进群众就是新闻工作者要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群众中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群众的诉求,与人民的利益产生共鸣。融入生活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并不神秘,它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深入实际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及其理论,不能束之高阁,它应该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际生活中。不尚空谈就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普及工作,让人民群众充分了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目标、任务和服务对象,其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当代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大众化实现路径,首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政治精英群体的决定作用,即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倡导者、提出者在指导思想、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中的决定作用。例如在当代中国,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都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大众化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其次,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知识精英群体的诠释作用,即科学理论的通俗化,传播规律解读的民间化,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国化。在中国开设新闻与传播学专业的高等院校已经有一千余所,开设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课程已经比较普遍,这些高校新闻教育工作者都是工作在一线的知识精英群体,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诠释、普及工作,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再次,体现在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媒体精英群体的关键作用。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在新闻传播领域开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实践活动,广泛开展践行“三贴近”,实践“走转改”的群众教育活动。在传播内容上不仅坚持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呈现,在报道形式上着力追求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已经蔚然成风。

今年2月19日习近平同志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大众化追求,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新概念和新思路。他指出,“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增强政治家办报意识,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找准坐标定位,牢记社会责任,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习近平强调要“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通过人民群众的视角,尤其是社会底层民众自己的表达方式,做好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指导下的新闻舆论工作。

总之，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大众化追求，人民群众把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当作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加以解读。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大众化追求与“民间话语”方面，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人民记者穆青”即是一例。在我国新闻界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中，天津电视台摄制的《人民记者穆青》成为重要的学习材料。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恐怕不会说出或知道穆青的名字，人们也不会追问穆青撰写的新闻作品是否立足于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做指导，但穆青所撰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等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却是家喻户晓，耳熟能详。正是这种普遍存在于民间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民间话语方式”，构成了党的新闻事业广泛的群众基础。然而，这种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大众化追求与“民间话语方式”，在一些地方非常薄弱，常常被我们所忽略。因此，应当大力倡导以“群众话语体系”和“民间话语方式”普及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工作，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体系建设中需要长期关注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体系的构建与时代表达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从世界格局长远发展的战略视角出发，胸怀大局，把握大势，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接续、丰富、创新和发展。系统全面地学习、领会、研究习近平同志十八大以来的系列讲话可以发现，他长期观察、思考党的新闻事业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对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的新闻舆论工作进行了系统、深刻总结，高屋建瓴，与时俱进，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集中概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境界。

#### （一）立足全党工作大局的顶层设计与战略布局

习近平同志立足实际，审时度势，对国内外舆论环境和形势做出准确深刻判断。他指出，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是新闻舆论工作顺利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讲话》立足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大局，深刻认识现代信息传播的普遍性、便捷性，深入思考新闻舆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在“人人都有麦克风”自媒体时代，从党和国家战略布局的高度，进行顶层设计，强调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切实担负起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责任和使命。

他指出，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必须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工作上精准有力。他提出的“新闻观”“舆论观”和“方法论”，不仅对媒体人极具指导意义，对其他各个领域工作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这和他自十八大以来构建全党动手的“大宣传”格局系列讲话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在2014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深刻阐述了“大宣传”的工作理念，他指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全党动手”，“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做好宣传思想工作，不能只靠宣传部门，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也要承担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切实解决不想抓、不会抓、不敢抓的问题。在全党动手、全党参与，形成推进宣传思想工作的强大合力、强劲动力。这是新形势下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重大战略思路，为统筹宣传思想工作与其他各项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人是使用符号传播信息的动物，是各种思想的载体。由人的思想意识和各种舆情信息构成的社会生态，是不可能处于真空状态的。先进的思想意识形态不占领，腐朽错误的思想意识形态必然会乘虚而入。《讲话》再次强调党要管好媒体、管好意识形态根本任务的极端重要性，强调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要求，体现在党委工作各个方面，认真履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职责与崇高使

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思想理论支撑和积极健康的舆论环境。

## (二)立足科学构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体系的接续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是党领导下的新闻舆论工作安身立命的理论基础,党的历届中央领导同志对新闻舆论工作都极为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新闻舆论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指示,特别是“2·19”讲话,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性质、原则、任务、职责、使命以至传播战略、策略、方法、手段等方面做了全面的阐述,接续、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丰富内涵,对科学构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体系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首先,《讲话》立足于政党组织和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集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核心理念。关系决定属性。党领导下的所有新闻传媒,都是党的肌体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耳目喉舌。从媒体“党性”到媒体“姓党”,这就从理论基础和逻辑关系上解决了新闻媒体的性质和归属问题。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由此看来,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毋庸置疑,党性与人民性也就是完全一致的。在新闻舆论工作中,将党的意志与人民的呼声统一起来,将党的奋斗目标与人民的美好生活结合起来,将党的信念宗旨与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起来,就自然成为“媒体姓党”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讲话》立足于新闻舆论工作规律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新概念和新境界。针对当下传播新技术、媒介新生态和舆情新格局,习近平在讲话中使用了“新闻舆论工作”这一新概念,体现出他对传媒生态变革的深刻认识和思考,是他的“新闻观”、“舆论观”等新闻思想的一次深化与升华,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新贡献。早在主持福建省宁德地区工作时,习近平就深入研究过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他有过一段颇为精到的论述:“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很密切。但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所以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

遵循新闻传播学规律是党性原则中应有之义。习近平的《讲话》再次论证了坚持党性原则和尊重新闻传播规律的关系。他两次提到“客观、真实、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指出:“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要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既准确报道个别事实,又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同时发表批评性报道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习近平借用了马克思的“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提法,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历史接续和科学创新。

## (三)立足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媒体工作新思路新格局

习近平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要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定位,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作为社会管理的软性手段,媒体是国家治国理政最重要的舆论平台,也是定国安邦的思想阵地。党的新闻舆论机关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和感召力愈强,愈能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其社会管理和舆论纠偏功能就愈加凸显。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历史机遇呼唤新闻媒体,要充分发挥党的事业智囊团、思想库与国家“外脑”的功能与作用,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承担起更大的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软性职能”与舆论引领的重要使命。

习近平的《讲话》遵循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全局高度,系统地全方位地阐释了新的历史时期新闻舆论工作的宗旨任务。既有在基础层面作为科学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新闻传播理论建设的思想价值和指导原则的深刻阐述；也有中间层面上，作为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体系，对新闻舆论传播规律的探索和新闻科学的认识与追求；在高级层面上，作为政党组织和阶级的意识形态体系，在治国理政中同样具有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层建筑等社会主流意识潜移默化的指导作用。总之，习近平的《讲话》，在新闻观、舆论观和方法论上，展示了新境界，体现了新思维，指明了新路径，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体系的构建，做出了科学化、大众化的时代表达。

#### 参考文献

- [1] 梁健欣. 论世界体系:从马克思、列宁到沃勒斯坦[J]. 理论界,2013,(1).
- [2] 马克思. 德意志意识形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 韦定广. “世界历史”语境中的人类解放主题[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7] 韦定广. 创造与贡献:世界体系视域中的“中国道路”[J]. 社会科学,2014,(4).
- [8] 印言蹊. 世界体系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国际定位[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4,(2).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0] 韩毓海.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马克思[N]. 光明日报,2015-05-12(11).
- [11] 王毅.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公开辩论会后对媒体的谈话[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pocitics/2015-02/24c\\_127512872.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citics/2015-02/24c_127512872.htm),2015-02-24.

(责任编辑 刘传红)